

那段難忘的記憶

香光莊藏【第五十期】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▼ 一三八

在苦迫的當下，我們怨天尤人而忘了尋求出離，當時間的巨輪將苦痛粉碎成記憶中的點滴時，我發現因緣會改變，苦痛是成長的資糧，也是長養菩提的因緣。

下雨了！傘底下一對對父子、母女遠去了！眼底裡原來欣羨、期盼的光采黯淡了，代替的是無限的落寞，我徘徊在空寂

的校園裡，眺望著遠方，雨中的鳳凰樹愈加青翠，而那一抹豔紅卻禁不住雨的沖激翻落墮地。腦海裡浮現了阿姨戳著我額頭的景象：「你啊！可別像你那沒良心的死老爹！」阿姨的後面是重重的影子，交織著的是母親悲憤的吶喊：「你是不是還護著你老爸，為什麼沒有向他拿錢回來？」是！我是不忍再觸及父親那無言的歉疚：

：沒有人知道，有家歸不得的孩子背負著比孤兒更深沉的悲哀！如果我能選擇，我願是個孤兒！

隨著歲月流轉、人際關係的增廣，才發現原來悲哀的不只我一個人，不幸的家庭似乎是現時代的產物，在這不幸下，有人自艾自憐，如那一抹殘紅墮落了；有人屹立如那蒼勁的樹，縱使葉片落盡，在下一個春季，它仍會生出嫩芽，成長、茁壯，蔭覆著需要它的人。世間的苦太多了，我告訴自己：「很多人和你一樣需要



關懷，因為痛過，所以你更知道他們的悲傷。」於是，「健康地活著」成為一種使命，為的是證明「不幸」是產生堅韌生命力的動力。

彌補母親的憾恨是我無可旁貸的職責，我努力地想做個好女兒——放學了，遲遲不歸，是唯恐自己那太像父親的容貌刺傷母親；一碗加醋的清冰常常就是一頓晚餐；不主動開口向母親拿錢是自己堅守的原則，除非母親偶爾想起問說是否有飯錢，才會拿母親的錢，而那筆錢又常是用來應付學校要繳的費用；不參加郊遊、選擇不用花錢的社團；寒暑假打工籌學費……年少的生活就這樣度過了。

記得有一次放學了，我興沖沖地和同學到市場買了母親最愛吃的鮮蚶，回到家

用鹽水洗了四、五次，但不知什麼原因，煮出來的湯仍是灰濁的，母親回來一看，當著同學的面怒攔了我一巴掌：「你什麼都不會，就是會『討債』！」啊！忍著在



(繪圖：陸承宗)

眼眶打轉的淚，我奪門而出，只

因為不願在母親面前流下悲傷的眼淚，「如果這樣做能減少她的怨，讓我保持沉默吧！」擦乾了淚水，再走回

去。

還有一次暑假打工，因需要到較偏遠的地方，向母親借機車，母親答說：「我買菜要用，妳哥哥也要騎。」望著母親，我無言地出門了，心中不平地喊著：「媽媽！為什麼您僅護念著兒子，而看不到頂著炎日，挨家挨戶推銷電話清潔片、雜誌的女兒！」

回顧那段日子，真正傷害自己的是自己的那份「偏」，儘管內心有太多「自我」與做一個「好女兒」的拉扯，然在現實生活中，我並不是一個柔順的好女兒，我並沒有真正體會到母親遭到父親遺棄的悲痛，我的心沒有平下來，我悲傷命運加諸在我身上的不公平！

曾幾何時，那份強烈的埋怨褪色了！

用另一種心情再探照往昔，沒有是與非，只是一連串因緣聚會與無知的附會而造成的無明悲痛，如果故事再重演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把「好女兒」的角色扮演得更好，但至少我會靜靜地聆聽母親的傾訴——那令她心碎的丈夫，勸慰她多念佛：悲憤的激流在時間裡沉澱了！而今心底只流著淡淡的憂傷，憂傷生命的苦難與無常。

彷彿生命存在的目的，就是要不斷地品嚐自種的苦果，而在苦迫的當下，苦痛的感受是那麼真確，真確到讓我們怨天尤人而忘了探尋根源，忘了尋求出離！當時間的巨輪將苦痛粉碎成記憶中的點滴時，我突然發現因緣會改變，苦痛竟是成長的資糧，也是長養菩提的因緣。當我們不再



只注視自己的傷口，而把眼光投向四周其他一樣苦痛的人們；當我們忙著包紮別人的傷口時，自己的傷已結疤落痂。「苦」

是存在著，但心可以是不瞋惱的，如《大智度論》所說：「菩薩若遇惡口罵詈，若刀杖所加，思惟知罪、福業因緣諸法，內

外畢竟空，無我、無我所，以三法印，印諸法故，力雖能報，不生惡心，不起惡口業；爾時，心數法生，名為忍。」

「忍」是令心平穩地去處理所面對的苦難，這是自己修學上永遠要努力的方向，也是一份超脫、自在的期許。

【心田四季】

活到老，學到老

釋自谷

許多人認為教育只發生在我們生命中某一個固定的階段，我們習慣根據人們唸書時間的多寡，來界定智慧的高低，其實這是錯誤的。教育應該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智慧追求。如果我們牢記學習並不限於教室，授課的人也不一定是學校裡的老師，就會發現這是個真理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老師，也都是學生，我認為真正的智慧，是去體會這兩種角色，並且從中獲益。

我們可以預想到二十一世紀時，生活腳步會比目前更快，所以我們所學的一定會不夠用，唯有建立學無止境的好學精神，才能夠安住在新時代裡。